

破解“九龙治水”弊端，“水滴石穿”开展水环境治理

海南：“一滴水”折射生态之变

新华社海口6月5日电(记者柳昌林、王晖余、陈凯姿)红树丛生、鹭鸟成群、鱼翔浅底。站在清澈的鸭尾溪边,69岁的海口市民黄永荣感叹:“这是闹市里久违的清新感。”

6月1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1年海南全省地表水和近岸海域水质持续为优,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2.2%、99.77%。

水,一度是海南生态环境的短板。早些年,海南由于农业面源污染,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不断下行;入海排污口逐年增加,部分海域浑浊腥臭;管网缺失,包括海口市鸭尾溪在内的部分内河湖“臭”名远扬,成为城镇的“伤痕”。

海南污染防治,从“一滴水”开始。

抓“截污扩容”,精准排查堵住源头。海

南在水源地实施“一源一策”,农业种植养殖业逐步退出,管理巡查加强,完成122个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2018年以来,海南还累计投入154亿元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新建污水管网3800公里,堵住了一批入河、入海排污口,消除了一批污水管网“空白区”。

抓“水系连通”,赋予水体“二次生命”。海南以“海绵城市”理念串联水系与湿地;将封闭的内河湖疏浚并连通;拆除近海违法围填项目,增加海湾洋流动力。曾经相对闭塞的各类水体,逐渐开始“活”起来、动起来。

抓“横向补偿”,流域生态共同守护。上游护清水,下游给补偿。2019年8月,分别位于赤田水库上、下游的保亭和三亚签订了流域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同时要求考核“水质

+水量+行动”。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规划与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敏英介绍说,这种“三维”考核的“横向补偿”机制,让保护者在生态治理上有了更多的资金和更大的动力,试点后将逐步推向全省。

整体水质有了改善,但长期以来存在的“九龙治水”弊端如何破解?

2022年初,海南开展“六水共治”专项行动,提出治污水、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节水、优海水。“共管共治”是这次行动的特点。

“大伙加把劲!”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村,河道管护员符海秋一边抡起铁锹挖开河道淤泥,一边为大伙鼓劲加油。该县治水办副主任冼世川说,“六水共治”以来,当地环境、水务、农业、检察等多个部门打破壁垒,现场推动、现场督导、分工合作,谁也不得推卸

责任或人为制造堵点。

海南省水务厅副厅长梁督腾说,“六水共治”目前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全省各级治水办公室全部挂牌成立,职责清单、任务分工等相关文件和制度均已出台。“通过打这场治水攻坚战,争取在5年后实现省控、国控断面全部达标,在体制机制上不断破除管理弊端。”

“一滴水”折射出海南的生态之变。“治水”,同样需要“水滴石穿”的精神。

当前,海南在城市现代水网建设、农村污水生态治理技术应用、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还有不少可改善的空间。海南省治水办有关负责人说,海南将通过一系列制度举措,将治水工作逐渐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陈聪、王建、梁冬)5月31日上午11时,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区观鹤台前,一位饲养员向人们挥动一面红色小旗。不一会儿,一群头顶红冠的丹顶鹤便飞了出来,展翅在空中飞舞鸣叫。归来后,四位饲养员各提一桶小鱼,将小鱼抛向空中。丹顶鹤朝食物奔来,尖嘴衔食,享受着“奖励”。

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以芦苇沼泽为主的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亦称扎龙湿地。

在中国首部湿地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6月1日施行之际,新华社记者走进湿地面积亚洲最大、世界第四的扎龙湿地,感受着丹顶鹤在这里的诗意栖居。

被称为“地球之肾”的湿地,在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蓄洪抗旱、调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

由于历史原因,扎龙湿地核心区内生活着数千名以割苇草、打鱼、种田为生的村民。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扎龙湿地水草丰美、芦苇荡漾、百鸟低飞、流水潺潺。

然而随着湿地内居住的人员增多,苇塘逐渐干涸,湿地因缺水受到威胁。为防止湿地退化,扎龙湿地自2009年起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年筹措专项资金400万元,有计划实施人工补水。

黑龙江省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郭玉航说,目前,保护区从附近的河流引水至扎龙湿地,累计补水量已超过30亿立方米,保证了扎龙湿地水量充盈,为丹顶鹤等珍稀水禽营造适宜栖息地。

芦苇,是丹顶鹤的巢区,也是它们为了躲避人类干扰最好的隐身之处。以前村里人割苇子,就像“剃光头”,丹顶鹤想找一个筑巢的地方都不容易,这对它们的栖息造成很大影响。

2017年底,扎龙湿地开始采取芦苇征租的方式,持续实施湿地修复预留苇带项目,给农民相应的补偿保留芦苇资源。

目前,有关方面在扎龙湿地累计投入生态修复补偿资金近700万元,保留芦苇带1.6万亩。与此同时,扎龙湿地还实施核心区居民搬迁工程,共502户、1498人完成搬迁任务,“人鸟争地”问题得到缓解。

如今,扎龙湿地已形成中国专门以鹤类等大型珍稀水禽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野生丹顶鹤繁殖栖息地和人工孵化丹顶鹤基地,被称为中国的“丹顶鹤故乡”。

人称“鹤爸爸”的徐惠,在“鹤乡”已做了16年的饲养员,主要负责喂食和监测放归野外的丹顶鹤,是“鹤乡”生态环境建设的见证者。

“丹顶鹤就像我的孩子,每天看不到它们我就难受。”徐惠说,闲暇之余,他用镜头记录下丹顶鹤的点点滴滴。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徐惠和其他工作人员正在努力推动世界丹顶鹤野生种群的壮大和物种保护。

1979年扎龙自然保护区建立之初,工作人员就用土法火炕孵化鸭雏鹅雏的技术,在家里的炕上孵化小鹤。近年来,将笼养丹顶鹤进一步野化后补充到野生丹顶鹤种群中,成为当地新的探索。

经过40多年的实践,扎龙湿地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野化工作。目前,扎龙湿地已成功监测野化丹顶鹤迁徙数据20条,年野化数量10余只,累计有350余只散养鹤后代补充到野生丹顶鹤种群中。

“扎龙野生丹顶鹤种群近300只,累计人工繁育丹顶鹤1000余只。”郭玉航说,到了秋季,丹顶鹤从扎龙迁徙到黄河入海口、江苏盐城等地越冬。

扎龙的湿地保护实践,是黑龙江不断加强湿地保护的缩影。黑龙江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强化湿地保护,2003年出台《黑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系国内首部湿地保护的地方法规。

目前黑龙江省共有国际重要湿地10处,数量位居全国首位。

从“人鸟争地”到“人鸟相互成就”,再到野生鸟类种群不断壮大,黑龙江湿地生态保护的实践,增强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期待。

用徐惠的话说,就是“人鹤关系比过去更和谐了”。



▲扎龙湿地的饲养员将小鱼抛向空中,丹顶鹤尖嘴衔食,享受着“奖励”。新华社记者王建摄

巴金笔下『鸟的天堂』：人鸟共生，鸟树相依



人鸟和谐共家园

▲在连江县山堂村,一群鹭鸟和须浮鸥伴随着犁地机,上下翻飞、觅食嬉戏(5月29日摄)。近日,在福建省连江县山堂村,农民在水田中劳作时,吸引大批鹭鸟在周边觅食嬉戏,构成一幅人鸟和谐的田园美景。近年来,福建省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农村生态环境显著好转。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鄱阳湖的“双面绣”

新华社南昌6月5日电(记者郭远明、陈毓珊)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有着两副“面容”:丰水期,烟波浩渺,银鳞雀跃;枯水期,水落滩出,飞鸟云集。水中鱼、空中鸟、岸边人构成了鄱阳湖复杂的生态环境系统,但人鸟争食、渔业资源衰减等问题一度困扰着这片国际重要湿地。

随着长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等生态修复措施的落实,鄱阳湖环境正发生嬗变,“人退豚进、人鸟共处、人湖相依”的新故事在这个大湖不断演绎。

“长江的微笑”——江豚“进了城”

“江面上的红色漂浮物,竟是江豚在分娩!”今年4月,生态摄影爱好者余会功在赣江南昌段水域捕捉到这一幕:江豚宝宝脱离母体后入水,被江豚妈妈顶至水面呼吸。

江豚被称为“长江的微笑”,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指示物种。农业农村部201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鄱阳湖约有江豚457头,几乎占中国江豚总数的“半壁江山”。

近来,居住在南昌城区的人们惊喜地发现,一些江豚从鄱阳湖游进赣江“进了城”。南昌市扬子洲镇一处宽阔的江湾圩堤,成了“豚粉”们的“打卡”胜地。

“江豚集中出现和生活在一片水域,说明这里的水环境很好。”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所研究员戴元华说,力度空前的生态修复行动在江西开展,为江豚栖息繁衍创造了良好条件。

近年来,江西致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流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2018年至2021年,鄱阳湖流域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总投资超889亿元。

江西省水生生物保护救助中心研究员戴银根说,从生态提升中获益的不仅是江豚,鄱阳湖近十年来首次发现大规模刀鱼群体,近乎绝迹的鳤再现“江湖”,长江江西段监测到最大规格的胭脂鱼……越来越多的“老朋友”正不断回归。

人鸟共处,一只苍鹭成就一座村庄

鄱阳湖被誉为“候鸟天堂”。

眼下正值苍鹭的繁殖期,地处鄱阳湖核心区的都昌县苏山乡达子咀村热闹非凡。村中密林里,11根形似电线杆的“铁树”,每个杆顶分布着5个铁制鸟巢,成群苍鹭来回穿梭。

“早些年偷猎鸟不是稀奇事。”达子咀村村民小组长徐国松说,“但村里老人说这是‘吉祥鸟’,必须保护。”

2003年起,村民们便自发守护这群苍鹭。“有时食物自然供给不足,大家就筹资买鱼喂食。”徐国松说,苍鹭筑巢需要往返衔枝数百次,村民不忍其辛苦,2018年索性筹资约10万元,建造铁制鸟巢。

如此,这个仅100多人的自然村,与上万只苍鹭共同生活。

“吉祥鸟”给村子带来了祥瑞,“苍鹭村”渐渐声名远扬,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闻讯而来。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村里建起观鸟台,观鸟经济的兴起,让达子咀村集体一年新增了3万元的收入。

生态环境保护最广泛的动力在于基层保护意识的提升。近年来,江西成立水生生物保护救助中心,吸纳2000多名志愿者组建了203支巡护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巡护救助网络。

当然,“饿肚子”的生态保护不可持续。

江西连续8年实施鄱阳湖湿地生态效益补偿项目,截至2021年底,累计投入补偿资金1.87亿元,对因保护湿地生态而遭受农作物损失的群众进行补偿,受益人员达37.06万人次。

“生态颜值”高,渔民捧上新饭碗

夜晚伴随繁星与朗月入梦,清晨在小鸟婉转的啁啾声中醒来……在鄱阳湖畔,“露营+观鸟”成为最“潮”的休闲模式之一。

“冬日观鹤,夏季赏鹭,在湖里‘转悠’几十年,哪儿鸟多景美,我一清二楚。”世代捕鱼为生、鄱阳湖畔余干县57岁的卢定球收起渔网做起了“鸟导”,这份工作给老卢每个月带来了3500多元的收入。

“湖边生、湖边长,祖祖辈辈靠湖吃湖,但能捕到的鱼却越来越少。”卢定球也清楚,竭泽而渔的路走不通。2020年,江西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全面开展,涉及48个县(市、区)的建档立卡退捕渔船2.14万艘、渔民6.82万人。

转变沿袭数百年生产方式的湖区渔民们,经历了最初的迷茫,正在闯出发展新路。民宿业主、候鸟导游、江豚保镖……一批生态新职业应运而生。

捕了30年鱼的陈保护将南昌市新建区南矶乡家中的房子改成了农家乐,年收入超过5万元。他说,近年来,当地政府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在岛上新建停车场、公厕等设施,举办美食节、观鸟节等活动,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在南矶乡,60多户渔民开办农家乐,自己当“老板”,生意愈发红火。

湖光掠影、草长莺飞,因“生态颜值”聚集而来的“人气”,让湖区居民实现了从“靠湖吃饭”到靠“生态颜值”发展转型。